

禮儀在香港的回顧及展望



楊正義著
邱倩文譯

今次被邀就本地教會在過去十年的禮儀生活和禮儀發展情況作一番全面性反省，對我來說，實在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由於我是外籍人士，在語言、文化、習尚各方面有一定困難，因而使問題難上加難。在嚐試客觀地分析本地禮儀狀況的同時，我亦應該坦白承認自己的弱點和限度。本文欲先闡釋香港教區近年來禮儀發展的經過，及報導現在的情況，然後才對教區未來十年的禮儀發展，提供一些個人建議。對一切在過去、現在及將來繼續為本地教會（我已成為了這教區的一份子）的禮儀生活獻出精力及抱有信心的人，我亦特別在這裏向他們致以敬意。

我的反省將集中於由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六年這段時期，因為我比較清楚這段時期的情況。首先，我想簡略描述梵二以後數年

來的發展，作為本文的開端。當時的任務相當艱鉅，不但要開創及推行整個本地語言禮儀，而且要在最短期間內做到。實際的工作包括大量的翻譯，以及培育神職和修會人士和教友。這項挑戰本是全球性的，但對香港來說，更為艱鉅，因為這個教區並不隸屬於任何一個主教團；或許可以說，香港教區是一切靠自己。當然，香港教區亦切願與其他採用中文的地區合作，例如台灣與澳門等。但是由於大多數香港人說的是廣東話，因而需要自行翻譯經文。這種獨立的好處是使教區的禮儀發展不但具有極大的伸縮性，且富有創作性。

在這段期間，香港教區陸續出版了新的禮儀經文，準備了各種主日彌撒經文、嬰兒洗禮和堅振禮典、婚配及殯葬禮儀、日課祈

禱用的聖詠，以及為舉行本地語彌撒所需的設備和中文聖詠集，也採用了台灣主教團所批准的一些經書，包括：彌撒常用典、平日彌撒經文和讀經，以及病人傅油禮等。當日我本人尚未抵達香港，沒有參與工作。我希望上述的簡報並沒有遺漏了任何重要的成就。

約在一九七五年，教區禮儀委員會開始逐步形成，並成為較完備的組織，有了自己的方向，也追隨着梵二「禮儀憲章」所訂下的指示，在主教的領導下，逐步訂定下列三個責任範圍：

1. 給神職人員和教友提供禮儀培育，以及發展整個教區的禮儀生活。
2. 在有關禮儀事情上，擔當主教的顧問，評估目前的需要及未來的發展。
3. 負責籌備及執行教區性的禮儀慶典，就是由主教所主持的禮儀。

上述責任範圍，劃定了教區禮儀委員會的目的和方向，且延續至今。

禮委會邀請了神職人士、修會會士、教友參加，成為禮委會成員。他們的角色是監督禮委會辦事處的日常工作；與教區其他機構組織建立良好關係；對有關禮儀發展各方面，鼓勵新計劃，建議新方向。禮委會透過在修院開設禮儀課程，使修生們更密切地參與禮儀工作，尤其是參與教區層面的禮儀培育及慶典工作。

禮委會首先要處理的，是解決教區一些迫切的需要。隨着堂區禮儀小組的建立，它要展開溝通網，亦要為農曆新年、清明及重陽等本地大節日，預備特別禮儀經文。禮委會所出版的一份刊物《建》，報導了禮儀方面的最新發展，供各堂區索閱。當時多項修和聖事經文亦得以完成，提供給教區使用。

在這個階段，教區禮儀藝術及建築委員會亦告成立，以協助有關崇拜場所的修葺與建築事宜。同時禮委會亦為神職人士、修會會士及教友先後舉辦了多次研討會及講座，指導他們如何實施新禮儀。

禮委會要務之一，就是推進各方面的禮儀改革，使之成為現代教會更新的一個特點。有些禮儀改革，如果在牧民層面上處理得不當，便會增加混亂和煩惱。最好的例子就是有關一九六九年教廷頒給香港教區「手領聖體」的特准。在推行這項特准時，遇到小部份神職人士和教友的抗拒，但經過一番教育後，手領聖體現已成為領聖體的一種正常方式，與較習慣的口領方式同時存在，由教友自行選擇。

教區內各方面人士對禮儀的興趣有增無減，各堂區亦更努力成立禮儀小組。禮委會為禮儀小組出版了一份禮儀手冊，亦有職員到各堂區訪問，鼓勵教友接受培育，協助他們成立禮儀小組。此外，禮委會也舉辦了學習營與研討日，提供研習各類禮儀問題的機會，以滿足不同年齡和對禮儀革新有不同背景的教友的志趣。

在工作進展期間，禮委會發覺極需要檢討成人入門聖事禮典。香港教區十分有福氣，常常擁有許多成人慕道者，可是教理課程及慕道者入教禮儀的質素和方法很不一致。當日一般的程序就是：慕道者經過學習教理階段之後，便接受洗禮，而聖洗禮儀則採自嬰兒聖洗禮典。新教友進入堂區團體之後，便參與堂區團體的禮儀生活，但是對於整個教區的大團體生活，却欠缺歸屬感。因此，需要有些規定及禮儀，使慕道和皈依經驗能與教區禮儀生活連結起來。禮委會於是開始與教區教理中心、神職人員、傳道員及其他

人士緊密合作，也為神職界及傳道員安排研討會。我們也研究了各種禮儀模式，提供給教區使用。此外，為了使入門聖事的進程納入教區層面，我們會安排聖洗候選者及新領洗者舉行教區性禮儀分區聚會，而且使這種聚會成為教區禮儀生活的一部份，也成為大多數堂區慕道過程的必然部份。今天，大部份的香港堂區已設立慕道班。慕道各階段的禮儀，以及在逾越節晚上領受聖洗、堅振及參予感恩祭，已成了大多數堂區的常規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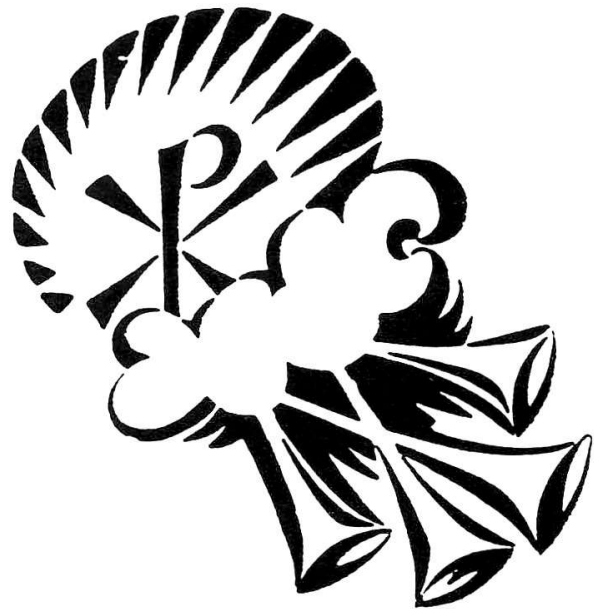
對成人慕道者推行這種入教過程，是禮委會多年來的努力目標。我認為必須使這些禮儀繼續發展，並爭取更多本堂神父及傳道員接受這種做法。如果慕道者能夠獲得真誠的皈依經驗（不論是以什麼方式表達出來），並且植根於聖經及禮儀生活，則香港教會的前途將會是堅強和有活力的。（我相信不但禮儀內容，而且教理內容和方法，都該是本地教會的當務之急。）

由於音樂不能與禮儀分開，禮委會當日已着手編輯一本專為禮儀用的新聖歌集。大多數聖歌由本地作家譜成，不但想適用於禮儀中的詠唱，亦設法顧及粵語音韻與曲調的配合。同時，為重印舊歌集，禮委會不辭勞苦找出每首歌曲的版權人，并向他們取得翻印的准許。

對兒童的需要，禮委會亦極為關注，因此編印了一本兒童感恩祭經書，供各堂區使用，包括為兒童使用的感恩祭經文，以及與兒童一起參與禮儀的特選經文。之後，禮委會又重訂殯葬禮儀，包括火葬禮典，因為在這煙稠密的香港，火葬很快便會變成最普遍的殯葬儀式。至於包括修和聖事的感恩祭經文，亦在這時期翻譯成中文出版。

對於如何在本地教會推行教友牧職這個問題，本已在香港教區探討多時，更由於亞洲主教團主辦了有關教友新牧職的亞洲研討會，而興趣大增。很自然地，禮委會着重禮儀方面的牧職，而首先關注的是「輔祭」與「讀經」兩種禮儀牧職。由於聖教法典規定這兩種牧職只許授予男性，所以禮委會并未加以努力發展；但是却舉辦了一些訓練課程及研討會，以協助教區內的「沒有領受牧職」的男女讀經員，而這些讀經員亦已在禮儀慶典中負起宣佈天主聖言的責任。之後，禮委會把注意力集中在感恩祭的特殊牧職上。這種授予男女教友的牧職，現已在教區三份之一的堂區內實施。領受這類牧職者的服務包括：在感恩祭中協助分送聖體，並在主日或瞻禮日送聖體給病者和老人。初時，我們還害怕教友不會接受這類牧職，但事實并非如此；唯一抗拒這種牧職的人，只是神職界人士。

最近禮委會出版的禮儀書包括：殯葬禮、祝聖聖堂禮、收錄已受洗基督徒加入教會



禮。而修訂平日及主日彌撒經文，正成了禮委會所做的一項巨大工作計劃。鑑於原來的一些翻譯本質素參差不齊，也由於日久天長的使用而變壞，因此，禮委會作了這項修訂決定。而最近台灣教會出版了一部修訂譯本，更策動着禮委會大胆嚐試進行這項工作。現在，我們已經陸續先行出版了某幾段時期的小冊，希望在兩年內完成整個工作。這件工作完成後，便會出版中文聖事禮典、讀經及福音禮書，而這些禮書將會是第一次以中文面世。

禮委會舉辦過多種不同方式的活動，包括隆重黃昏祈禱或聖言聚會，作為教區慶典中舉行感恩祭的代換儀式。（比如：在復活主日或其他日子聚會時，如果已舉行了感恩祭，可採取其他代換儀式。）在學校方面，因為非教友學生佔多數，禮委會亦鼓勵學校舉行其他禮儀，以代替感恩祭。

近年所遇到的困難之一，就是以感恩祭作為唯一的禮儀聚會，好像每當聚在一起時，大多數的堂區只懂得舉行感恩祭似的。我們實在需要重溫教會過往多元化的祈禱聚會、多姿多采的敬禮和時辰禮儀，使今日教會能繼續以更多不同方式舉行禮儀慶典。

在結束我這部份反省之前，我想特別指出，禮委會近年在協助訓練歌詠團、音樂人才、聖詠團指揮方面取得很大進步。禮委會的聖樂組，經常為堂區聖詠團舉辦研討會及學習日。這些努力是為了幫助團員界定自己在禮儀中的角色，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是服務崇拜團體的僕人，而不是音樂演奏者。禮委會現正計劃培育一個教區聖詠團及準備出版第三本聖歌，以供教區使用。

上述報告，雖未算詳盡，但希望能讓讀者了解一些有關禮委會在過去十年來所做的

工作。現在，就讓我談一談我對現況的一些反省，以及我對未來工作的一些個人意見吧！

教友

本港教友對禮儀應有的適當準備與慶祝很感興趣。但是，問題仍然存在，就是：究竟革新對大多數教友的生活真正產生多大影響呢？大多數參加禮儀研討會、實習、講座、校外課程的人士均是年青人。據他們說，他們想「加深對禮儀的了解」。年青人總想利用每個學習機會，學到更多的東西，好像無論提供多少，仍無法滿足他們的求知慾似的。雖然如此，但禮儀的為首重點是「崇拜」，而這點似乎還未打進年青人的心坎裏。他們屢次接觸禮儀，只是為了解答難題，或因一系列複雜禮節需要解釋再解釋。問題的關鍵在於慕道班、主日學及其他提供給青年的宗教課程，嚴重缺乏禮儀的實質培育。我認為最欠缺的，是帶領慕道者或年青人在祈禱中體驗到天主。我越來越深信，那些所謂禮儀問題，其實完全不是禮儀的問題，而是由於在面對基本的基督徒培育挑戰上，特別在聖經培育方面，失敗的後果。

雖然如此，但我們不能完全歸咎於缺乏良好穩固的基督徒培育。另一項欠缺，就是大多數教友所要參與的禮儀慶典的質素及式樣問題。如果週而復始，參與的只是一些草草準備、匆匆實行的禮儀，且在缺乏清潔裝飾的環境下舉行慶典（如果可以說得上是慶典的話），教友所得到的反應，不是麻木混亂，就是無動於衷。

基督徒禮儀是一種藝術形式，一種在與主相遇中承認、更新、鞏固和增強信仰的禮

儀行動。禮儀應該是教理、靈修、祈禱、團體生活的核心，也是基督徒見證及使命的泉源。我常常聽到青年人問：「禮儀有何意義？禮儀和生活有什麼關係？」這類問題顯示出我們的失敗：禮儀不是香港教友生活的一個環節。在太多的情況中，禮儀只是虛有其表、不付諸實行的一回事。當然，亦有人在參與禮儀慶典時能夠深入祈禱，但我總覺得他們這樣做，并非由於禮儀，且與正在進行中的禮儀無關，而這類人大多數是年長教友。年青人充滿熱誠，也很自覺。他們的自覺反映在他們的信仰中。部份原因是由於他們在現代社會、文化衝擊、以及城市環境中所承受的許多壓力。許多時他們認為禮儀只是空洞的活動，是他們要留心的、却不是最重要的許多活動之一種。然而，學習禮儀仍然是一種教育機會，也許因為能吸引他們去追尋答案。敬拜天主為他們似乎是十分簡單及幾乎是表面上的一回事。歸根究底，我認為這種態度是由於受到所參與的禮儀的影響。

為許多人來說，宗教信仰只是一套道德教訓、行為規誡；連研究聖經也只是為尋找出有關正確倫理行為的訓導。可惜，這種尋找只屬徒然，因為福音主要不是為教導倫理道德，而是為教導我們建立「關係」，包括：天主與人、人與自己，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教會數世紀以來着重以道德律為教理基礎，而從某些意義來說，這種教理使人脫離民族特色，不但發生在中國，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有同樣現象。今日，我們要矯正這種以道德律為基礎的教理觀，因為西方思想或西方宇宙觀，不能和東方人思想完全協調；這好比一件不稱身的衣服，也許能達到保護身體或保暖的目的，但穿起來必然不舒服，亦不雅觀。今天，在維護新國家主義甚或種

族主義呼聲中，這種不舒服正透過不滿和困惑的情緒越來越強烈地反映出來。尋求本地化確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猶如急需製造一件新款衣服一樣。某事之所以能對本地教會產生意義，實有賴於發展。香港教會擁有許多活躍的教友，這現象對致力發展教友牧職新領域的人，實是一項鼓舞。越來越多的教友職責已歸回教友手中了。一種新型式的傳道員亦正在形成中，他們不但懂得傳授信仰知識，亦會透過從經驗所獲得的智慧，懂得什麼是信仰的內涵。這類傳道員是教會所不能缺少的。

也許有人會問：上述一切與禮儀及其未來發展有何關係？答案是絕對有關係，因為如果信仰基礎穩固，而且這份信仰能生活出來，又能透過禮儀表達出來，則香港教會的前景便會是穩固的。但是這種成長仍需假以時日。

神職人員

我在過去十二年，很榮幸能夠致力於修士和年青神職人員的禮儀培育工作。他們的熱誠委身、信仰和靈修，為我是一份鼓舞和力量的泉源。我亦有過機會和許多年長及經驗豐富的神父合作，而香港教會能獲致今天的成長，實有賴他們的熱誠和委身。

但是，老實說，在涉及禮儀的事情上，年青與年長神父之間，亦存在着不協調、傾軋及不滿的現象。一位年青神父被委派到某堂區後，會發現到由於本堂神父的個性，而不是由於任何神學、歷史或神修的原因，堂區的禮儀成了匆忙草率完成的活動或忽視的對象。這位年青神父在這種情形下，面對不愉快或甚至矛盾的環境，只能孤軍奮鬥，力

求生存。在這些情況中，禮儀為一些人士並不是安全港口，而是戰場。在堂區內，或在各鄰近堂區之間，因為有愈來愈多不同的禮儀習尚，致使教友們無所適從。要糾正這些情況並非易事，因為禮儀一直以來都和神職人員的身份相連，從而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所有神職人員都是禮儀「專家」，用不着費時學習，也不必反省堂區職務的重要性，到頭來吃虧的，就是一群教友。

另外一個使很多年青神職人員失去心火與虔誠的原因是，他們為了保持堂區現狀，需要付出太多精力。把精力放在一些過往所積累下來的不重要的工作上，也可消耗年青神父本有的傳教熱火。本堂神父自己屢屢因為堂區事務纏身，無暇照顧年青神父，亦因而無法實現這種亞洲文化中的「師徒制」特色，荒廢了年青人對長者的一份期望。

年青神父的灰心，有時會產生一些不平衡現象。他不再理會修院所學到的神學，改用自己孩童時代在要理班所學到的一知半解及含有錯誤的觀念。禮儀為他成了自我表現的場合，是給人們認識他的存在的一種途徑，而宣講天主聖言為他反成了一種沉重的負

担。

此外，神父屢屢忽略把天主聖言傳遞給信眾，却以個人對「生活」或「社會反省」的意見去代替。怕不受別人歡迎的恐懼心，更促使神父不理福音的嚴謹說話，甚至放棄宣講聖經的艱鉅任務，視之為群眾無法領悟的東西。但是我們亦要明白，文化背景的局限，及教友對神父角色的期望，也會成為神父不易面對及難以解除的壓力。這一切都使神職界人士受罪，也連累到禮儀。幾時神職人士遇到在認識道理上、比自己還勝一籌的教友時，他們便屢屢覺得受到威脅，而訴諸權威主義去解決。這類衝突情況，最先是發生在禮儀方面。

禮典

對於香港教會今日仍然沿用羅馬禮典這件事，我曾經感到不太舒服。我覺得這些禮典仿如一件永不稱身的外衣，加在香港教會身上。的確，它曾經協助這個年青的教會在禮儀生活方面定型，亦曾給予這個教會親切感和保護。無論如何，我相信現在是更換新衣的時候了，香港教會應該為自己裁製一套稱身合意的新衣。

羅馬禮典，有它本身的優雅特徵，特別以簡樸和純正的神學見稱。無疑，羅馬禮典無論在內容和意義方面都很理性化，西方的拉丁文很適合去表達這種禮儀的特徵。但我實在懷疑，這樣的禮典是否適合操用中文的香港教會？例如：許多拉丁禮典中的神學詞彙根本不可能譯成中文。我愈來愈肯定，羅馬禮典根本不適合去表達中國人的信仰生活，因為這個民族的文化及言語極富象徵性。且中國人素稱禮儀之邦，他們的生活充滿倫



理親情，一切理性的解釋對這個追求感情和人倫「和諧」的民族，實在不適合。

羅馬禮典與中國思想及生活風格，實在相距甚遠；尤其是在婚配、殯葬、語言與音樂方面，更是格格不入，可惜，我未能經歷過香港教區在梵二前所採用的崇拜方式。我聞說當日的禮儀頗似今日中國大陸重開的聖堂所舉行的禮儀。這是十分形式化的典禮，教友沒有彌撒經本可循；他們參與彌撒時，習慣高聲頌唱中文彌撒經或其他禱文。當神父由頭至尾以拉丁文舉行彌撒時，教友便進行他們的頌唱，亦有時靜默。今日，當一些年長教友在殯葬禮前舉行守夜聚會，或在聖週瞻禮五朝拜聖體，或舉行熱心敬禮時，仍可以多少看出這類公禱或禮儀的形式。它是一種完全缺乏自我意識的，但卻是莊重和投入的祈禱方式。我認為要追隨梵二的革新精神，這樣的禮儀可作為中國禮儀發展的起步。畢竟這已是事後的醒覺，於事無補。況且當日的教會情況，亦絕不會容忍這樣的「異議」。但今天，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

梵二禮儀革新的不幸結果之一，就是着重翻譯經文，視之為貫徹執行的基本方法，造成對禮儀的隆重性的忽略。於是，慶典的主要形式是讀經，而教友的參與就降而為「跟着讀」；為了「訊息」而拋棄「方法」；音樂或詠唱被局限於禮儀的某些部份；儀式誇張做作，充滿自我意識，而欠缺安靜、開朗；放棄藝術及標記，而就合實用主義新浪潮，追求效率；教友給禮儀中一大堆無意義無內涵的說話弄得麻木沒有反應。在香港，教會所要努力面對的是外來的崇拜方式。禮儀教育被貶為經文的解釋工作，或貶為神職人員和教友所不感興趣的編輯批判的練習。其實，禮儀從來不是、亦永不該變成只是有

關禮儀經文的事。香港一如在其他地方，有些人不滿意新禮儀，所以私下大幅度修改或增刪經文，甚至訴諸禮典權威、教會法典或聖禮部，而這種訴諸權威，亦是為了放棄那件不稱身的衣服，或把它裁剪成為稱身的衣服。

今日受過信仰培育及「新」禮儀訓練的一代教友，就是尋找禮儀意義的一群。令人感到諷刺的是，他們所渴望的團契、平安與喜樂，本應從主日崇拜儀式中獲得，而結果却是從主日的飲茶聚會和旅行得到，以致他們為了參加一些更有興趣和更易舉辦的團體活動，會隨時放棄尋找禮儀的意義。同樣，神職人士也有漠不關心的表現。為這兩類人，這不是一個委身的問題，而是怎樣可以找到適當的禮儀表達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信仰生活，使禮儀的意義能清楚被了解，并能使人投入。禮委會在過去十年和現在的大部份工作，就是翻譯羅馬禮典，然後實行。這項工作仍然要繼續下去。香港教會很努力去從事翻譯工作，務求清晰正確，同時又不太願意放棄羅馬所制定的禮規和法規。縱然在翻譯及舉行禮儀方面已下了不少工夫，但由於在教理的基本訓練上和禮儀經驗的表達上的不足，故禮委會必須兼負「解釋」（禮儀）的工作。在未來的歲月中，禮委會不僅要繼續從事培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鼓勵信徒和神職重視和關注禮儀。

然而，這一點還不足夠，有許多工作，尚待完成。香港教會正努力紮根，並在基督內自我更新，她不斷地分辨自己在香港社會以及對整個中華民族的使命。我認為，香港教會必須發展自己新的禮儀形式，使它不僅能表達出禮儀的意義、優美和甘飴，也能滿全本地教會在崇拜主的行動中逐漸成長的願



望。

為達到上述目標，我期望教區能成立一個禮儀中心——不是辦公室，而是堂區或禮儀團體的組織。在那裏可以嚴肅地開始嚐試不同風格的禮儀，並且實行創作（不是翻譯）正統中文禮書。該團體不能只集中於某一種年齡的階層，也不應容納一些不想真正在信仰中去崇拜主的人。

該中心需要得到許多與禮儀有關的人士在技術上的指導與合作，例如社會學者、人類學者、城市專家、藝術家、音樂家、神學家、聖經學者、語言學者、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專家、以及禮儀專家。我認為這一組成員的任務，就是以基督徒禮儀（包括七件聖事和各種時辰的祈禱）的基本架構為基礎，去發展一些能夠配合本地人的傳統和民族氣質的慶典。這一組人亦可按照本地教會的需要而發展自己的禮儀年曆和讀經。但這一切都必須以東、西方教會的禮儀年曆大綱為基礎

，並以不少基督教會能接納的修訂讀經為根據。此外，這禮儀中心又嚐試去分辨和發展不同形式的公共敬禮；經過實行與檢討之後，這些敬禮可逐漸納入本地禮儀之中，甚至使之普及整個中國教會。

我所建議的，並非只是把現有的禮儀書或禮典重整，或表面的使現有的敬禮方式中國化便算，亦非仿如放電影般的解釋中國過去的傳統文化。雖然中國文化及其表達方式，是植根於傳統和歷史，但是文化仍然繼續進步和發展下去，因此，我們必須以生活的福音為標準，這樣才能為香港教會製成一套合適的基督徒禮儀形式。

我鄭重聲明，我不是建議搞分裂，摒棄所有羅馬的禮儀律例。我建議的是：現在時候到了，我們應盡量發揮梵二《禮儀憲章》所倡導的禮儀革新，致力促進真正的本地化禮儀。其實，並非因為採用了羅馬禮典，教會便會自然而然地變成真正的羅馬天主教會，而是恒久忠於信仰，共融合一，服從福音，才能使教會成為真正的教會。教會在教宗的領導下，以及與各地主教的共融中，顯出其為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團體。教會之所以是教會，乃因為她在世界中顯示出是基督的妙體，而非憑藉教徒採用一致的經文和禮儀形式。

在禮儀上，我對中國天主教會，極感詫異。一方面既堅持獨立自主，聲明自己是正統的中國教會，但另一方面却又堅持沿用那些完全「非中國」的禮儀，她們的禮儀全屬脫利騰時代的東西。無論如何，這樣的矛盾情況，除非從中國人善於化矛盾為和諧的角度去看，否則很難了解。從我在香港教會的經驗推知，中國教會正處於有利的地位，可

以發展出一套真正中國化的禮儀，而且將來必會實現。許多人以為協助今日的中國教會，就是把台灣與香港現行的禮儀小冊送給他們，讓他們能依照禮儀模式實行。每次當有人徵詢禮委會送書給中國，我都不贊同。我不是恐妨政府有關方面的問題，却是不想勉強中國教會再一次接受外來的敬禮方式，這等於是把一件永不稱身的外衣送給他們。不錯，一些中國教會團體在嚐試採用那些翻譯禮書時，因為能夠了解聖經和經文的意義而感到欣慰，但我仍然要說，這只是把禮典翻譯過來，仍未足夠。

我相信，中國教會將來必定會推行中國禮儀。我認為，今日香港教會的任務，應該立即朝這方向邁進。禮儀本地化，僅是時間

問題而矣。香港教會對創立真正的中國禮典上，將有很大的價值，因為散居各地的中國天主教團體是會欣然接受的。香港教會現在應該回顧自己的崇拜經驗，以探索如何推行新的崇拜模式。在香港，我們不但有很多經驗，有專門人材，亦擁有很大的自由和一群熱誠的人士，可以承擔這項重大的任務。

十年的經驗不算很長，但我極願意藉這次反省表達出自己的感想，和我對香港教會的禮儀生活的意見，並指出未來發展的方向。至於文中所提及的消極因素，絕非是為了批評，而只是為了指出一些癥結跡象，使大家明白到目前的「禮儀形式」不再適合這個活躍的香港教會。



劉賽眉修女著

基督與救贖

已經出版，

每冊售價港幣二十元正

洽購處：聖神研究中心

香港香港仔惠福道六號

電話：5—530141